

入聲字箋論

陳慧劍著

白鄰書屋印行

入聲字箋論

邵夢南



署

陳慧劍著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本書業經內政部申請著作權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一日初版



論字聲入

定價臺幣100元整

著 作 者	陳	慧	劍
發 行 者	陳	慧	劍
出 版 者	白	鄰	書 屋 (自印本)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郵局第三〇號信箱

郵政劃撥第 5419 號陳慧劍賬戶

電 話：891 — 8745

印 刷 者 七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3段309巷15弄41號

電話：361-2580 • 311-2007

※本書如有破損脫頁等缺項請寄回更換※

自序

我的少年時代，歷經兵荒馬亂；在求知過程裏，是一段白雲藍天。十八歲以前，我接觸的，是七年不到的正規教育，和兩年八個月的線裝書。在往事裏摸索，那一段歲月，除了對中國舊詩，發過一陣子魔勁，實在找不出甚麼東西來。

記得十七歲那年，我是非常不寂寞的；那年夏天，爲了逃難，在一個荒村的朋友家裏，整天睡在他家倉房的小麥摺子裏，身下墊着小麥，把一部紅樓夢啃得稀爛，彷彿看了六七遍，這部書裏所有的詩、詞、聯，至今熟記於心。

其實，我的心不在這兒。我時時刻刻叨念着怎麼樣把我的「少年身」，送到戰場，去餵日本人火紅的槍口。有一次，和兩三個同流，找到一處游擊隊的司令部，請那位瘦得像桃木猴子般的司令，派一個兵當。他把我望一眼：「你們有多少桿槍？」

「沒有槍！」我說：「憑我十七歲，够了吧？」

「沒槍那不行。沒槍怎麼打游擊？我們這不收沒帶槍的小爺——你走吧！」司令把脖子漲得鮮紅，伸手從身底下抽出一支駁殼槍來，亮相！

我一肚火，叫他搔得冒十丈高，可是沒處抓撓。原來當游擊隊還要自己帶槍，沒槍管你十七十八，還沒人要，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過了年，我一氣隻身遠走江西，投到正規陸軍，比那「十萬青年十萬軍」那陣子戰場熱，還要早兩年，穿上軍裝。到今天，腳踵上，還烙着草鞋帶的斑痕；腿肚子上，還有粗布綁腿的刻線；肩上，還有機關槍的森冷、沉重。從此我與書絕緣。回想起來

那粗獷、迷離、血染的生命歷程，恍如隔世。

現在，重新拾起書本，在破碎的往事裏，檢起詩。兩手粉筆灰，一襲青衫舊，居然做起「先生」，教人鶯歌吟哦；天下之荒唐事，寧過於斯？

這本沒學問的小書，是少年時學詩的殘像；拾古人之牙慧，借今賢之餘墨，拼湊成幅，加一點自己實踐中得來的沙沫，來獻給愛我們「中國舊詩」的朋友。爲了要明白中國詩的美，你必得先要知道中國詩裏最主要的原素——「聲美」。這本書便提供兩項最具體的認識「平、上、去、入」的偏方，它以「入聲」爲紆紐，爲你解決聲律問題。像「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像「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這些所有古人的名句，都有它無限聲律美，足夠你回味！

爲這本書，勞動邵夢蘭先生題顏，先生法書秀美古樸，能在這兒藉花供佛，也有它的緣罷！

陳慧劍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下浣於丹鳳山麓

入聲字箋論 目錄

〔一〕	緒論	一
〔二〕	入聲字的古典時代	五
	(一)顧炎武說	
	(二)段玉裁說	
	(三)孔廣森說	
	(四)王念孫說	
	(五)黃季剛說	
	(六)本章結論	
〔三〕	入聲字的建立	一九
〔四〕	入聲字的衍化	二六
	(一)第一期 上古至晉初	
	(二)第二期 晉初至南宋嘉泰年間	
	(三)第三期 南宋嘉泰至元朝至元年間	
	(四)第四期 元朝至元間至明朝正德	
	(五)第五期 與第四期同時衍化到明代中間	
*〔五〕	入聲字的聲符分析	三六
*〔六〕	入聲字在國語四聲中的分佈狀況	五七
*〔七〕	入聲字的國語「觸讀」	六一
*〔八〕	入聲字與國語四聲關係	六四
*〔九〕	國語與臺語入聲字對讀舉要	六八
*〔十〕	國音與國際語言音標入聲字對照辨證條例	七〇
〔十一〕	「詩韻集成」入聲十七韻例字箋聲	七六

(一)屋韻 (同廣韻之「屋韻」)	七六
(二)沃韻 (含廣韻「沃、燭」二韻)	九三
(三)覺韻 (同廣韻之「覺韻」)	一〇一
(四)質韻 (含廣韻之「質、術、櫛」三韻)	一一〇
(五)物韻 (含廣韻之「物、迄」二韻)	一二四
(六)月韻 (含廣韻之「月、沒」二韻)	一二九
(七)曷韻 (含廣韻之「曷、末」二韻)	一四一
(八)黠韻 (含廣韻之「黠、鎋」二韻)	一五一
(九)屑韻 (含廣韻之「屑、薛」二韻)	一五九
(十)藥韻 (含廣韻之「藥、鐸」二韻)	一七七
(十一)陌韻 (含廣韻之「陌、麥、昔」三韻)	一九八
(十二)錫韻 (同廣韻之「錫韻」)	二一七
(十三)職韻 (含廣韻之「職、德」二韻)	二二六
(十四)緝韻 (同廣韻之「緝韻」)	二四〇
(十五)合韻 (含廣韻之「合、盍」二韻)	二四七
(十六)葉韻 (含廣韻之「葉、帖」二韻)	二五三
(十七)洽韻 (含廣韻之「洽、狎、業、乏」四韻)	二六四
〔十二〕 結論	二七三
〔十三〕 附錄	二七五
(一)近體詩之「正格、變格」二十六種譜例	二七五
(二)本書使用音標對照表 (1.2.3)	二八四
(三)本書入聲例字使用音標對照表	二八七
(四)本書重要參考書目表	二八八

〔註〕凡有*花者，對聲律理論素無修養者，最爲重要，閱此六條（5—10章）即可了解入聲字訣竅。

入聲字箋論

一、緒 論

「中國詩」，在中國歷史文化的領域，它的地位是特殊的。它不屬於某一階層，也不隸於某一流類。它不僅是文學的始源，並且，它也是哲學的，史學的，地學的，巫卜的。我們所謂「中國詩」，從三百篇開始，經樂府、歌行、古詩、近體，到詞曲，這一脈相承，它代表我們中國人的全部生活內容，與內在情操。三十年前，中國民間一些目不識丁的老太婆，也知順口諷誦「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當然，他們也無人不知李白的「床前明月光」，與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他們並不依賴詩來餵飽他們的肚皮，但却期待詩來滋潤他們苦難的靈魂。

一個人，當他寂寞、苦惱的時候，可以藉詩的哀怨、曲折、幽情，來修正他的悲劇身世。這種暗示、感悟，彷彿哲學一般，是滋乳人類性靈的一種雨露。這種無聲無臭翩然君臨的慰藉，是無以言宣的呀！

你必須留意，我們的中國詩，不管是那一朝那一代，也不論它是李白的、杜甫的、王安石的，還是蘇曼殊的，都不可將之與西洋詩，乃至近代中國的新詩、印象詩相提並論啊！當你讀杜甫的「蜀相」，讀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時，在任何西洋語法創作的詩裏，你能找到老杜那種詩情的替身嗎？當你能直接領略我們中國詩的蘊積之後，你的心靈的充實，絕不」

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出的。哦，我們中國的文化，毋寧是「詩的文化」；我們中國人，毋寧說是「詩國的人」。不管他們會不會作詩，他們在祖先的詩一般的血液裏，也活了三千年了。

因此，我提議：現代的年輕朋友，你必須要能以某種程度，來了解祖國的詩篇；正如北平人一樣，都能以某種程度來兩句有板有眼的西皮二簧一樣。這是中國人啊！

詩的表現，技法的基礎在聲律。如果沒有聲律，則無詩可言；聲律的關鍵，在於入聲字的辨識。在這兒，透過對入聲字的體會，借光獻佛，奉給無緣接觸聲律的朋友；讓我們經由入聲字，來進入詩的堂奧。只有它，才是詩的第一原料。

入聲字能通解無礙，其他三聲，不解而自解；因此，無論從事教學，抑或自學，都能如響斯應，如竿現影了。

入聲字，在聲韻學的範疇，是一個環節。聲韻的研究領域，涵蓋着語音、語法、聲類、聲韻、音史、音變等多元理論與技術問題；而本書撰寫的大旨，在使有意欣賞、學習中國詩的朋友，能通過此一關鍵而明其杼機，於吟哦古人風雅之餘，諳知手舞足蹈之情，端在四聲之變化而已；職此之故，此文捨理論而不及，甚至「陰陽、清濁、開齊合撮、喉、舌、唇、齒」之技法而未涉，專攻此「入」，務使吾人祇要能熟悉國音符號，通達閩、粵、國語任何一種，便可潛於入聲三昧。讀者諸君，一書在手，人人可解「入聲」，不待死記僵塞，能在最短時間，掌握訣竅，觸類傍通，無待外求，並以之自教教人。

復次，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又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吾人不學詩可以，但不可以不解風騷；不寫詩可以，不可以不解平、上、去、入之變化。中國詩的四聲起伏，執簡御繁，其妙無窮。中國詩，是中國文化活潑靈明

的一端，爲中華兒女，中國知識份子者，詩學，不可茫然無知。

其實，在科學時代，平上去入四聲，是幼稚園的知識。它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樣，同屬一個教學範疇。雖然如此，我們今天的國語文教育，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沒有這一套。在大學文學院系，除專攻文字聲韻之學的青年，在教授「詩作」這一課程上，四聲一道，尤其入聲，都是埋頭死背，難以直接反映，用功勤而效果渺。高中以下，從事國語文教學的教師（含國小老師在內），對於詩詞的聲律（入聲），多未能洞徹，更遑論分析韻律的運用，指導生徒知解基本詩論。何況，從國小到高中，每冊國語文教科書，都有詩詞選讀，如不明聲律，試問除枯燥無味的翻譯一通而外，便無從作任何技法與理論上的說解，學生讀之等於白讀。

嚴格地說，詩的精神——聲律變化而已。如無聲的變化，即使杜甫在世，其詩亦無情味可言。因此，教詩、學詩，四聲是第一關。四聲的平、上、去、入，入聲字是鎖鑰。如果你能純熟地運用入聲字，教詩，甚至教學文言文，無論是教學、欣賞，都能爲你帶來前所未有的領悟與情境。

著者個人幼年學詩，四聲從無師授，全是自了。由於出生鄉土，自中古以後，語言處處偶合當時的「國音」，因此，四聲不學而悟，平上去入，頓成自家珍寶，絕不待口齧「東、董、凍、篤」以別「宮商角羽」，這一點是可以坦誠布白的。

但在本書中所提供的理論與方法，則是癡佇苦索的結果，因爲對詩的喜愛，與教學生涯中的實驗，所提供的方法，足以使有緣一讀此書的朋友，獲得破顏之悟。

至於「入聲字」這一門專著，我個人所見，僅胡適之、唐鉞二位先生，有所觸及，但不及技法。此外，大多附麗於「聲韻學

」的冀尾。成爲它們之中的一章一節。讀也無從讀起，又與辨解無關。

這二十多年來，在我國現狀下，喜愛中國詩的年輕人，不勝之多，但明聲律者少；而通過中文系習舊詩的朋友，爲入聲字，所付出的煩惱，是有目共見的。

在這裏，願以不成熟的聲律常識，但是——以自信十分準確的四聲明解技法，列論有關認識「入聲字」的問題，與各位熱愛祖國詩的朋友，共同爲開拓詩的園地而努力！

二、入聲字的古典時代

入聲字（一般所謂四聲）的韻律運用，在中國古籍中，最早而且大量支配的，是詩經。當然，除詩經之外，其他經籍、諸子、騷賦，都曾獲得使用過。因此後人研究聲韻，詩經這部書，也就成了「經典作」。其實在那個時代，古人只是按發音的高低抑昂、平緩曲促來發爲詩歌的，在運作上，以詩經來說，是有其規律的。但是所謂入聲字，所謂平、上、去、入，這些工具性的名稱，都還沒有建立。

既然如此，在詩經時代，是否亦如現在，四聲俱備，韻律森羅呢？關於這方面的探討、研究，自宋元以後，諸說紛紜，我們歸納它的重要界說，分列於下：

（一）顧炎武說：顧炎武氏，是主張「四聲一貫」學派。這一派學者，從宋至清，包括吳棫（宋）、陳第、顧炎武、錢大昕、張惠言（明）諸氏。

所謂「四聲一貫」，便是一個字可以平、上、去、入四聲輪換發音，以配其他韻脚。因此，這個字的音質也就不必固定，就彷彿有些破音字一樣，一、二、三、四聲均可轉讀而義異。

顧氏在他的「音論」一書中曾謂：「古之爲詩，主乎音者也；江左諸公之爲詩，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難移，音者，無方而易轉；夫不過喉舌之間，疾遲之頃而已。諸乎音，順乎耳矣，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顧氏認爲文章一經寫定，平仄音韻便不可改；而古人寫詩，以入聲而言，是可以轉讀平、上、去三聲的。因爲古詩可歌，爲了顧慮節奏，所以一個字的讀音，是可緩可促，可低可昂的。這便是他的「四聲一貫」

的見解。

又說：「詩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聲之字。其與入爲韻者，什之八九。與平、上、去爲韻者，什之三。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嘗無入聲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聲可轉爲（平、上、去）三聲也。故入聲，聲之『閏』也；猶五音之有變宮、變徵而爲七（音）也。」

顧氏之說，與胡適之先生看法不同，適之先生認爲古詩一首中，凡入聲爲韻之時，有不協韻字，或平、或上、或去，此一不協之字，則由於此字古讀多爲「入聲」，而不是入聲可轉爲其他聲讀。顧氏的論點，端在「上古四聲可以互押」，平上去入，沒有如今的嚴格區別。入聲字譯在任何一首詩的韻裏，均可依韻改聲，「少數服從多數」。可轉入「平上去」任何多數韻脚中，顧氏稱此種「代入法」爲「閏聲」。如同陰曆年每四年有一個閏月一樣。但顧氏基本看法，古音中「入聲字」是有的。不過「妾身未分明」罷了。

顧氏批評陳第「四聲通韻」時說（註）：「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今一一取而註之；字愈多，音愈雜，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這是批評陳第（承吳棫「四聲互用說」）以爲「古音」可以互用，又堅持自己泥於一聲的看法，而成矛盾兩端，所以顧氏說他「勞唇吻而費簡冊」了。因爲陳氏有隨手注釋古詩韻脚之嗜癖，顧氏則認爲多餘。

顧氏以爲平上去入之別，不過是發音輕重緩急之別，彼互並無實質上的不同。

至於除顧氏而外，力主「四聲一貫」，其中錢大昕、張惠言的立論，均極明析。

錢氏云：「古無平上去入之名，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

字以來，固區以別矣。虞、廷、賡、歌、朋、良、康與脞、隋、墜，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而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也。」（見「音韻問答」）。

錢氏認為古音四聲是不分的，不過是「輕重緩急」的互用而已；至於四聲定型，那是後人習久成規的事。

張惠言說：「古無所謂四聲也，長言則平，短言則上，重言則去，急言則入。詠歎之詞宜乎平，比興之詞宜乎上去入。而上去入之音短，不足以成永歌，則或引而長之。至於繁縟促節，憂然闕止，則又或以短言爲宜。是故四聲或錯雜相諧，去入或自爲諧，務得其音之和而已。」（見張著「說文諸聲譜敍」）

觀乎張氏之說，與顧、錢諸人一樣，對古音入聲的看法如同一轍，「四聲一貫」而已。其基本觀念，是歌詠的音調變化，可以讓人們自由抒發情感而已。此種論調，實在失之空泛。古詩既如此定韻，唱來必然人各不同，也無定軌可尋，這恐怕不是古人的意思。如果說是研究古音的一項發現——那只代表一家立說而已。

（註）陳第曾謂：「四聲之說，起於後世，古人之詩，取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若經生爲耶？」

一循「四聲一貫」軌迹，復有程迥、江永兩氏主張「平上去」與「入聲」兩軌說。

江永曾謂「四聲雖起自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自上去入。入者，恒也。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詠歌，亦有諸通，不必出自一聲。」此說與顧炎武說大同小異。異在入聲分歧而出，

江氏證明其獨立地位而已。

顧氏認入聲皆轉入「平、上、去」三聲，而江氏則云：入聲音雖與去近，而不得轉入「平上去」聲。他說：「入聲與去聲最近，詩多通爲韻，與上聲韻者間有之；與平聲韻者少，以其遠而不諧也。韻雖通而入聲自如其本音。顧氏於入聲皆轉爲平，爲上，爲去，大謬；今亦不必細辨也。」（江著「古聲標準入聲第一部總論」）。

這是江永修正了顧炎武諸氏的「發明」，同時也開「平上」與「去入」兩分法之說的先聲。

（二）段玉裁說：段玉裁在古音的見地上，是主張「平上與去入」二分法。他的「六書音均表——古四聲說」有云：「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考周、漢、秦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爲去聲，平聲多轉爲仄聲；於是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有古平而今仄者，有古上入而今去者。」

又說：「古平、上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上與平一也，去與入一也。上聲備於三百篇，去聲備於魏晉。」

胡適之先生在「入聲考」一文中指出，「段玉裁雖說古有平上入而無去，但他實不明白入聲的性質，其說仍多錯誤。他分配平入，以『質、櫛、屑』配『真、先』，以『緝、合』配『侵、覃』，王念孫已指其誤了。他的大錯在於不明入聲爲最古之聲，故說『第二部平多轉爲入聲』，竟是誤入聲爲可以從平聲變出的了。」

所謂段的錯誤，以爲「第二部平」，指下列「聲符」的字：「毛、樂、杲、賚、小、庶、暴、夭、敖、卓、龠、翟、交、虐、高、喬、刀、召、孝、勺……」。

胡氏說：「他見從這偏旁的字，讀平聲的居多（如操、遼、鑣、吞、熬、姣、蒿、橋、教、招……），而中古韻書已多有列在平聲的，故斷定此部的字，古本爲平聲，後來轉爲入聲。殊不知此一部的字，古時本都在入聲，中古時代始有一部份脫去聲尾（如p, t, k 之類），變爲平聲。段氏正是倒果爲因。」（這一節證據將於後面列舉）。

胡先生的看法是不錯的。

段氏在答江有誥書，有云：「各韻有『有平無入』者，未有『有入無平』者。且去入與平上不合用者，他部多有然者；足下突增一部無平之韻，豈不駭俗？——僕謂無入者，非無入也，與有入者同入也；入者，平之委也；源分而委合，此自然之理也。無上去者，非無上去也。古四聲之道，有二有四；二者，平入也；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故平上一類也，去入一類也。抑之，揚之，舒之，促之，順遞交逆，而四聲成。」

這是段玉裁「平上與去入」二分的理論。因此，也產生了「有平之去入」，與「無平之去入」的一說。附和段氏主張的，有章太炎先生，姑且不論。

（三）孔廣森說：關於古音的入聲，孔廣森犯了歷史上最大的錯誤。歷史上，只有他一人首倡「無入聲」說。胡適之先生說：「古代有無入聲的問題如不解決，則古音的研究，開口便錯！」這話毫無可疑。

孔氏的「詩聲類」一書，將古韻分爲十八部，陰聲陽聲各韻，兩者相配，互可對轉。他的陰聲陽聲之說出自戴東原。戴氏於陰陽之外別立「入聲」。而孔氏自「緝、合」等外，其餘入聲各部，皆附會於陰聲。他說：「至於入聲，則自『緝、合』等閉口音外，悉當分隸。自『支』至『之』七部，而轉爲去聲。蓋入聲

創自江左，非中原舊讀。」他竟認「入聲字」創自南朝沈約。殊不知自沈氏，入聲始獲「正名」，並非古音無入聲。

段玉裁答江有誥書有云：「孔氏以侵爲陽類，配宵、肴、豪陰類；以談、平爲陽類，配緝、合以下諸入聲韻，合爲一部爲陰類。平陽、入陰，與其全書謂陰陽各有平入者不合，又失『侵』之併入於『談』，此亦好奇自信之過，不足以述古，而適足以歧惑後學。」

「孔氏『詩聲類』卷十二云：『緝、合諸韻爲談、鹽、咸、嚴之陰聲，皆閉口急讀之，故不能備三聲。唐韻所配入聲，惟此部爲近古。其餘部古悉無入聲；但去聲之中，自有長言、短言兩種讀法，每同用而稍別畛域。後世韻書遂取諸陰部去聲之短言者，壹改爲陽部之入聲。』」

張世祿云：「孔氏以古入聲，後世所謂入者，惟爲陰部去聲之短音；故自『支』至『之』，七類中入聲諸韻，皆轉爲去聲。獨此緝、合諸韻，以其閉口急讀之故，不能長言，遂失其平、上、去耳。孔氏之說，自迂曲難明。」

章太炎氏論曰：孔氏之謬，但在古無入聲之說。

茲錄張世祿先生以孔氏十八部併合「廣韻」韻目，舉平韻以賅上去。

〔陽聲九〕

- (1)原類：元、寒、桓、刪、山、仙。
- (2)丁類：耕、清、青。
- (3)辰類：真、諄、臻、先、文、殷、魂、痕。
- (4)陽類：陽、唐、庚。
- (5)東類：東、鍾、江。
- (6)冬類：冬。